

对象化和人的 生存矛盾

张立达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对象化和人的 生存矛盾

张立达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象化和人的生存矛盾/张立达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 4

ISBN 978 - 7 - 5426 - 3492 - 4

I. ①对… II. ①张… III. ①生存-哲学理论-研究
IV. ①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5062 号

对象化和人的生存矛盾

著 者 / 张立达

责任编辑 / 冯 征

装帧设计 / 范峭青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 //www. sanlian. com](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 com. cn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

版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3.2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492 - 4/B · 227

定 价 / 35.00 元

自序

快乐的忧郁

我永远都忘不了自己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情景。

进了一个大屋子，里面闹哄哄的，有的孩子在玩，有的在哭，幼儿园阿姨在我面前放了一个玩具小鹿之后就再也顾不上管我了。我傻傻地望着小鹿，它也瞪眼看着我，不说话，突然，“哇”的一声，我就大哭了起来。

大概就是从那以后，我开始变得害怕黑夜，害怕睡觉，害怕一闭上眼睛就会有妖怪把我抓走。奇怪的是，即使在家我也没把这种害怕说出来，因为爸妈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老不睡觉，所以我的屁股上多少挨过几次巴掌。（后来有一次，大白天在幼儿园趴桌子上睡着了，睡了很久，没做噩梦，才意识到睡觉原来并没有那么可怕。）也是自从上幼儿园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一个只在幼儿园表现出来的习惯——用手抚摸自己的脸，每当掌心触到那凸起的鼻尖时，我便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只是朦胧地感到这种恐惧在于：我竟然是一个，竟然就在这里，我想变成一只小虫飞走逃跑，却飞不动。当然，这种恐惧的原因，是我二十多年后才能深刻理解的。

上小学以后，我和同学相处还是显得很笨拙，小学时的绰号“书呆子”和初中时的绰号“机器人”伴随了我好几年。我最听老师的话，可是因为太过于愁头愁脑，还曾受到过六年级老师们的集体取笑。我的不合群加上当干部得罪了一些人，使得从学前班到高一，挨打和被动打架每年都有。一次，一个同学对我说：“你知道有的人为什么这么讨厌你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讨厌你的声音！”本来，我父母是下乡知青，我小时候曾讲过方言，因为姥姥说不好听，以后就坚

持说普通话了。我也曾经下过决心,上初中以后一定改回方言,可是上了初中,见到熟悉的同学,说出来的仍是一口普通话。经常,我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拳头总不能像别人那么勇猛,恨自己为什么一句回应别人攻击的妙语总是时过境迁之后才想出来,我要改变自己,要变得机灵起来,变得精干起来,变得不容易受欺负……还有,我要调皮,要带着自我意识去调皮,只有在调皮中,我才能最自由地呼吸。初中时,我特意爬了几次树,用来弥补童年没爬过树的缺憾。高中时,终于有一次,我把一个大夹子夹到了女生的马尾辫上。有趣的是,她竟然毫不怀疑就坐在后排的我,反倒冲着一个仅仅从旁边走过的男生大喊:“我要夹你耳朵!”大学时,给女同学送新年贺卡,却把全寝室人的名字恶搞一通。还有一次,雪后校园中不知是谁塑造了一个造型格外优美的美女雪人,我怀着干坏事的兴奋,为这位雪人美女重塑了一个丰满的胸部。再回头打探的时候,只见几个女生一边叫着“这个雪人好丑!”,一边却忙不迭地跟她合影。我背过身去,开心地偷笑。

还是回到童年。我的童年时代也有值得骄傲的事情,大概最重要的就是从对历史故事的兴趣中产生了对历史本身的兴趣。小学二年级时,我就在日记里写下了“我长大以后要当一个历史学家”的豪言壮语,四年级时,在火车上看高三历史复习资料,令旁人啧啧称奇。后来填报高考志愿,我全部都写下了“历史学”。在大学里,出于对历史全面的兴趣,我更热衷于思考宏观历史问题,如历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等等,而在考试成绩上并不突出。直到大二时邓鸿光老师的“史学概论”课,邓老师的循循善诱激出了我好几次出风头的课堂发言,这才是平生第一次赢得了自信。不久我发现,这种自信其实并不在于我做得好,因为 do well 是我小时候就常有的,同样也是别人常有的,而是在于,单就我发言的具体内容而言,它是完全属于我的, only I can do it! 永远有别人比我做得好,但是我自己的独特性永远是他人绝对不可替代的。

然而,就在保送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后不久,我却又对历史学产

生了越来越多的不满足：邓老师的“历史学是一门人学”的命题激起了我深深的情感共鸣，可是对于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命运、人的生存意义这些根本性的大问题，历史学这个学科本身似乎还不够深刻，并不能提供让我满意的答案。于是，我希望到哲学那里追寻答案。可是，我又毕竟割舍不下对具体性的关切，觉得纯哲学思辨难免流于抽象空泛，总想把形而上和形而下贯通起来，建立起对完整而具体的人的关照，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自己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当然，怀着这样一种无视自己能力的狂妄野心，学习中必定心浮气躁、博而不专、浅尝辄止，明明哲学史知识根基不牢，偏还花很多时间去读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等等。萧诗美老师曾告诫我说：“你要选择自己的一座山峰来攀登，千万不要在山的空空中攀登！”可惜，萧老师的关心，学生却没有放在心上，不知天高地厚地选择了一条艰难得多，很可能也很容易失败的道路。

怀着对自己人生意义的追问，目前我思考的哲学核心问题就是：怎样在解构主体的基础上重建人的主体性，或者说，怎样确立人的自我批判性。而之所以要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恐怕深层的思想原因，是我对人类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我是一个人，当然不能不热爱人类；但是我又痛心于人类的自私、贪婪、虚伪、卑怯、残忍和自欺，虽然人类也有同样多的正面品质，可是这些正面品质同我的期望相比，总是显得太弱，太不够！所以，当现代科技手段正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自我崇拜的资本的时候，人类尤其需要清醒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事业。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凭着简单宣称一句“我是好人”就能够轻松地置身事外的。

读者朋友们或许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要讲述自幼年起的那些经历。如果没有自幼年起的这些创痛性生命体验，没有对这些痛楚的反复回忆，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恨，没有改变自我、超越自我的冲动，如今的我也许能从事一个可以赚很多钱的工作，但是肯定不会从事哲学，尤其不会思考这样的一种哲学。在此讲述这些经历，当然是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够理解我思想的来由，同时，也是想提醒朋友们注意我

个人的局限性,不要把我讲的任何内容当作完全“客观”的真理。

我要感谢哲学,它使我避免了孤独的自卑症和狭隘的自恋症,使我学会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又在这批判中发现了寻找人生意义的道路。自我批判,这是我要对这个世界有所关切、有所批判所首要的资格性前提。尤其是在做了那么多个性化的思想宣泄之后,拿起书稿,猛然感到竟是如此沉重,如此令人诚惶诚恐!我要面对的问题太大太多,可是自己掌握的知识却实在太少太少。当知识不够时,我只好求助于思想,同时又不得不迫使自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的思想,究竟能超越他的知识积累走出多远。

首先,我把对象化看作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力图以此为光源辐射形而上和形而下各方面,建立一种宏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理论解释,抱负大矣,可是效果究竟如何?它真的能够避免牵强附会,真的能够逻辑自洽,真的能够面对现实吗?这种过强的体系建构的冲动,使我在写作中每每要到本不熟悉的知识领域中去补习,虽然总有收获新知的乐趣,但也时常承受着赶鸭子上架的压力的折磨。到现在,我积攒的问题比得到的答案更多,因为在书中不敢妄下断语,便只好小心回避,希望留到将来慢慢思考。

其次,我不想以一种过分简单、单纯的方式解释现实,相信那是对现实的不尊重,那么,对现实的矛盾性的认可也必然会带来自己思想中的矛盾性。例如,我不想太轻易地认可历史的进步,因为,作为人类最高价值目标的自由在本质上是不可规定的,一种可以明确规定的评价历史进步的标准,与之就总会存在着矛盾张力。可是,我终究还是以人类对象化结构的演变方式,重新设定了一种线性进化历史观。因为,如果没有客观的进化趋向,如果不能展示出更美好的社会生活图景,我们如何获得评价事物的意义框架?如何获得思想和批判的规范性基础?总之,这里根本上体现的是人之存在的规定性和非规定性、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又如,我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批判人类的唯我独尊,可是在讲历史进步的时候,又还是把人类自我意识的自为自觉看作进步的终极标准,那么,这是不是有着仍未摆脱人类

中心主义的嫌疑？说到底，这里最深层的问题是：在对象化活动中，对象（这里不是指可以成为对象的具体存在者，而是指“对象”这种形式本身的性质）是只能具有确证主体的规定性功能，还是自身可以具有能动性和目的性，可以成为意义创生的又一源泉？人与物能不能互为对象？对象化能否不以自我意识为必要条件？是不是只有在意义创生的源泉为多不为有的时候，意义才能更深刻地显现为意义？

这些问题固然有现实存在的矛盾为根由，可是，哲学毕竟不能满足于揭示矛盾和问题。若论提出问题，我们今天真的超过了雅斯贝尔斯所言的“轴心时代”的水平，或者康德时代的水平吗？如何推进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找到一种相对更好的（当然也必须是可批判的）解决方式，才更是我们今天应当交上的答卷。可是以本人之才疏学浅，只好承认，这样一些问题太难，只得存疑，以就教于方家。

当然，能够拿出这本微薄的小书，永志不忘的是老师们的辛勤教诲和爱护关切。要特别感谢我的硕士导师邓鸿光老师和博士生导师赵凯荣老师。是邓老师带我走进学术的殿堂，培养了我思考钻研的方式，在既对我严格要求的同时，也对我不走常规路径的学术顽皮给予了令人感动的宽容。还有，生活上对我慈母般的关爱，我又怎能一一数来？

赵老师，则带领我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思想领域。他本人的研究领域是复杂性哲学和经济哲学，这本来在国内学界处于相对比较边缘的位置，可是赵老师深厚的学养和活跃的思想恰恰总是能带给我更多更新鲜的启发和教益。他的既严格、耐心，又富有启发性、开放性的指导方式，使我获益良多。我原本更热衷于探究历史规律本身，赵老师却教我懂得了复杂性思维方式的重要，教我警惕过于简单的理论概括所隐藏的危险。在本书中，我强调“是”是直接同建立规定性的要求相联系的，而不能是什么的“存在”尚未获得规定性，并不是因为它完全不可规定，而是其内含的复杂性不能被现实中建立规定性的有限手段所包容。所以我们需要批判“是”，解放被压抑的“存在”，也就是避免本身的复杂性被简单生硬地消除。这些观点，可以

说直接受启发于老师的思想。

还必须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诸位老师，含辛茹苦，春华秋实，只是在此难以将他（她）们的名字一一念出。

感谢王南湜老师、陈学明老师、萧诗美老师、陈立新老师、王雨辰老师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给我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坦率的批评，没有这些宝贵的批评，我可能无法对论文做这么大幅度的修改和扩充。

感谢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同事们热情帮助，一个如家的集体氛围才是事业前进的保障。

感谢冯征编辑，他的辛勤劳动才使这本小书得以顺利出版。

当然，最重要的感谢要献给我的父母和我的妻子。我不爱考虑生活中的琐事，在家就像一个甩手掌柜，妻子为我安排得井井有条，当然更重要的是，她的爱温暖着我的心，让我在工作中感受着一份更强的责任和动力。还有亲爱的父母，对他们，我只有愧疚。罪过的是，如今的我已经工作，却还是没能好好回报他们，而且还在让他们为我诸如衣服穿得太单薄、发论文不顺利之类的事情操心。还让我怅然的是，他们说已经看不懂我写的论文了。母亲问我：“你为什么不写些通俗的小文章呢？”我低着头，默不做声……

我离不开太多人的关爱和帮助，但是内心最深处仍总是怀着孤独，当然我明白，要是没有身边的人，我就连孤独都不可能拥有。对于孤独，有时我会因其自由而快乐，有时又会感到伤感，于是快乐和伤感似乎融为了一体。在心情愉快的时候，我也爱欣赏忧郁的故事和忧郁的歌曲。圣埃克絮佩里的童话《小王子》和久石让为宫崎骏的动画片《天空之城》所作主题曲《伴随着你》，是最容易让我感动得想哭的故事和歌曲。

不管是快乐还是忧郁，我自己选择的道路必须自己去承担一切。好在，孤独的时候，心中还能响起《伴随着你》，不，应该是，伴随着你们……

导 论

追寻人的司芬克斯之谜

一、问题的缘起

“人，认识你自己！”

这是一句最平常不过的话，却被镌刻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中，千百年来不仅困扰着无数代哲学家，实际上也困扰着无数普通人——最难认识的，竟然是人自己！有人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这话表明人因为自相冲突、自相矛盾而使人的存在显得非常复杂，其实，能被语言说出的复杂性仍是一种简单性，人的真实存在哪里会像“一半……一半……”这般简单呢？人们做一件事情可以同时掺杂高尚和自私的动机；人们可以说出做某件事情的理由，却很难说出这个理由的理由，人们苦苦追求着很多东西，却总是在得到之后才发现它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美好，结果人生目标、人生意义的问题带给人的竟然是“不问还明白，一问就糊涂”的尴尬；每个人都追求着自己的目的，可是人的生存境域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人究竟是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人的矛盾性、复杂性岂止是一个认识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人自己的生存问题，而且人类社会越发展，其内在矛盾也就越复杂。在古代，由于社会生活共同体相对狭小封闭，矛盾也比较简单，而在当代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影响力越来越大，随着各种因素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广度和深度越来越大，人之生存矛盾的复杂性也越发增强，越发牵一发而动全身，越发难以控制，而且在人类日益远离物质匮乏之后，生存矛盾也越来越紧密地和那说不清道不明的生存意义问题纠

缠在了一起。

要把握人自己的存在,就必须抓住人的生存矛盾,因为正是独特的生存矛盾使得人不能被线性思维和形式逻辑所理解,不能被当作静态的、有固定规定性的物或数量关系来看待。可是,人的生存矛盾又何其多也,人与自然的矛盾、精神与肉体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文化的矛盾、人与自我的矛盾、目的和手段的矛盾、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其中任何一个都和其他所有矛盾相关,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在孤立的、有限的领域内完成。因此,我们对矛盾的把握必须坚持人之存在的总体性视域,把人本身视为必须加以完整考察的整体,因而我们也必须从哲学上去追问人的根本存在方式,追问各种生存矛盾之得以可能的形上依据。

卡尔·马克思是人类中将哲学家、社会科学家、革命家三个身份最完美地统一于一身的人,他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人类在自我认识中实现形而上和形而下、科学性和人文性、批判性相统一所回避不开的思想范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的思想探索中,逐渐从对物质、规律的绝对崇拜转向了对物质、规律的规定性之所以可能的反思,终于重新确立起了马克思本来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但是就其现状而言,研究还不尽如人意,仍过多受原理性思维影响,预设结论过多,概念思辨过多而概念的内涵未能结合现实而充分展开,富有时代气息的问题意识仍然不足,这些都限制了哲学研究的深入。既然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所依据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我们在此可以对《提纲》做一个简要的反思。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此对实践的内在性质界定主要有两条:第一,实践是人的主观能动的感性活动(第一、五、九条);第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也应当可以认为,实践性是人的本质,社会关系是实践的展开形式(第六、八条)。此外,从实践的地位、功能角度做出的外部界定主要有四条:第一,确证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第二条);第二,使人能够改变环境

(第三条);第三,使人与社会相统一(第六条);第四,根本作用在于改变世界(第十一条)。

无疑这是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旧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实体论的思维方式,无论是超然的本体还是有形的物,抑或思维着它们的观念,仿佛都是可以孤立静观(静思)的,可以由概念规定其本质和属性的东西。这一思维方式的前提是形上与形下、本体与现象的二元划分,形而下的现象世界是一个偶然的、充满假象的世界,变化乃是偶然,关系从属于实体。即使近代哲学用主客体关系超越了自在的本体,但是这种关系仍然是用关于实体的概念来规定的,因而仍然缺乏中介,即使设立了中介也会重新凝固为实体,所以在主客体如何沟通的问题上近代哲学仍然摆脱不了独断论和怀疑论的两难困境。实践论转向的意义就在于,它虽然也是一种概念的建构,但是它的概念是自觉向着人类现实生活的具体性开放的,在具体现实的情境中马克思看到,根本没有什么孤立自明的实体,一切对于人有意义的事物都是由人的活动(实践)构造的关系和过程,哲学并不能外在地给人的生活赋予意义,哲学的意义和人现实生存的意义本应具有同构性!人的主体性需要去改变世界,那么哲学也就是要对世界进行革命性的批判!在把握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重建了哲学与其自身的生活世界基础的关系,也就使哲学获得了新的生命。

然而《提纲》对实践的规定还是比较表浅的,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它的深层依据。第一,马克思在这里有针对性地强调了实践的主观能动性。那么主观性和客观性是怎样在实践中统一起来的呢?如果马克思后来的研究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恩格斯晚年还检讨说,自己和马克思为了反驳论敌,“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①第二,主观能动性首先意味着目的性,目的的越完美实现要求行动的理性程度也越高,为什么马克思偏不用“理性”而用“感性”来界定实践?感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9页。

与个人性和社会性是什么关系？感性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中又应当具有怎样的地位？第三，人与社会是怎样在实践中统一的？如果实践的分工合作使人不得不组成社会，社会对人就只有工具性的意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如何能成为人的现实本质？如果人是由社会来塑造，由社会来“变”成人的，为什么人还要改变社会、改变世界？第四，人为什么要实践？实践对于人的意义由什么来确定；或具体一点说，实践活动合理性的评价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是怎样确立的？第五，人是什么？如果说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那么制造工具又是何为？如果说是因为人的需要是开放的、永不满足的，必须以制造工具来实现自我发展，那么为什么只有人才有这种永远开放的需求结构？是因为实践吗？如果这样，是不是陷入了循环论证？

因为对这些问题缺乏充分的反思，人们对实践的理解是相当混乱的，不仅在于有人强调其客观物质性，有人强调其主观能动性，而且在于实践很容易被当作经验范畴来使用，这样越发遮蔽了它的形上基础，实践的内在合理性也就失去了评价的标准，进而，人们对实践只能达到一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理解，而且各种理解分歧也无法获得对话的平台。由于缺乏对人的精神性、个体性的具体深入的思考，导致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多只能做抽象的强调，结果人们对实践的客观物质性、社会历史性方面的探讨必然带有某种封闭性，而封闭性恰恰是实体性思维、形而上学思维的特征。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我们的研究就要进一步问题化，以问题打破概念思维的封闭性，这样才能真正使理论向着现实敞开。

那么，我们该如何提出问题呢？笔者认为，以人的生存矛盾为突破口会是一条积极的途径。笔者上文对“实践”的反思正是以“对立统一如何可能”、“自我否定如何可能”^①为思路提出问题的。因为，一

① 上文提到了实践的评价标准问题。实践的评价标准必须超出实践本身才有意义，但这种超出又是出自实践的内在要求，因此就是实践的自我否定。

个概念是对一类现象共同性质的抽象,若不通过具体阐释一般不能同时表达两个相反的涵义,矛盾的自我否定、对立统一性质决定了它不能被概念所规定:矛盾的超逻辑性质使其不能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状态,只有展开一个“如何实现”的过程才能使自身得以成立。这意味着,对矛盾的描述必须超出概念面向现实。因为语言和现实永远存在本体性的非同一性,因此只能通过不断诠释表现为一种相对的、历史的统一,也因为这种统一不具有任何先验的设定,所以引导诠释过程的不能是公理或定理,而只能是一系列问题。

不过,矛盾固然能引出问题,但是如何保证它们成为哲学问题而不是经验问题?作为哲学问题,它不能完全由经验事实来回答,必须具有否定当下现实,指向无限、指向总体的力量,也就必须有一个形上基础作为问题的依据。笔者认为,人的生存矛盾的形上依据,就是作为人的根本存在方式的对象化,对象化是实践的内在本质,是对立统一和自我否定的内在根据。由人和动物的比较可知,人是一种不断超越自然给定性,不断自我创造的存在,这是因为人没有固定本质,却能够自主设定对象,借助对象来超越自身、确证自身。对象化的二重性在于,对象既是属于人(我)的对象,又是不同于人(我)的对象;对象化既体现着主体的积极的能动性,又因为这种能动性本身是无而不得不受制于异在的客体性。因此,对象化决定了人的能动—受动二重性。又因为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以人将自然、他人、社会、自我作为对象为前提,所以对象化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目的与手段、理性与非理性、理想与现实、精神与肉体等等一系列人的生存矛盾。本书的主旨,就是要揭示对象化如何能成为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又是如何决定了人的各种生存矛盾,最后则要回答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自己的存在方式和生存矛盾。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为人学研究揭示了一条问题化的、因而便于刺激学术发展的路径。矛盾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动力,人之所以异于动物,就在于人总是要超越自然给定性而实现自由自觉的

能动性、目的性,同时人又缺少自我实现的现实手段而不得不依赖于对象,因而人只能是一种能动与受动的矛盾统一体。抓住矛盾也就抓住了理解人的存在与发展的一把钥匙,它可使我们的提问方式从“是什么”转变为“如何是”,既可促使我们追问现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又可使我们把“是”本身看作一个历史过程。因为对原因对过程的追索是无限的,所以通过不断提出问题的方式,学术研究可以获得面向人类生存现实的开放性,也就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动力。而且,通过对对象化概念可以将人的各种生存矛盾有机联系起来,把它们看作人类生存总体的各个环节,通过总体和环节的辩证关系揭示各种矛盾的发生机制,揭示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对象化概念保证了所研究内容的总体性联系,也就敞开了一个超越现实的哲学反思与批判的空间。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有利于为现代人的自我反思敞开一个问题空间。随着现代化的进展,人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的弘扬,崇拜经济、崇拜科技、崇拜理性、崇拜自我既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特色,又为现代性深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因为这种崇拜只是突出了矛盾的一方面,结果加剧了矛盾本身。笔者力图说明,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内在包含着矛盾,包含着超出当事人目的和控制能力的倾向,因此健康的心态应当是自我反思而不是自我崇拜,只有认识到自身的矛盾处境,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人们才能以合理的方式处理自己的生活。

二、国内外学术前史和研究现状

国外状况 “对象化”思想的正式确立者是黑格尔。他的对象化思想具有重大哲学意义,是辩证法的精髓,为马克思超越思辨哲学创立实践哲学直接提供了思想基础。但是,黑格尔把对象化看作异化,把扬弃异化看作扬弃对象性本身,绝对精神最终要达到神性的(非对象的)完满,这是一种典型的目论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一个根本区别是,黑格尔把对象性看作客体

性,把非对象性看作主体性;马克思却把对象性看作现实性、实存性,把非对象性看作虚无性,这意味着不可摆脱的对象化是人的现实存在方式,通过对象才能实现自身,这正是人的基本生存矛盾。对象化意味着意识超出自身,借对象使自身客观化,它既使人可以通过对象确证自身的理想的类本质,也包含着异化(通过自身的活动而受制于对象)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哲学思辨无法解决的矛盾才使马克思必须转向对它的具体表现,即人的现实生存、现实矛盾的研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分析了异化的原因——旧式社会分工,分析了分工如何使人的活动结果超出自身控制范围,分工如何造成人类实践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论》中,他进一步研究了资本主义特殊的分工形式,研究了商品、货币、资本关系是如何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

随着哲学的旨趣转向人类现实的实践—生活世界,对象化思想也必然会广泛地弥散到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之中,然而笔者感到,要清晰地梳理出“对象化”的研究现状并放在一个思想框架中加以评论,并不容易。“对象化”不是一个专门研究领域,而是一个看问题的方式,^①由此直接带来的就是这种“看”的方式的不确定性、意义漂移性。笔者所认同的,并且认为马克思也这般把握的“对象化”概念的内涵,既包括主体客体化又包括客体主体化,可是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后人也难免做出不同的诠释。例如,阿格妮丝·赫勒所看到的对象化,“一方面,它是主体持续的客观化过程,同时,它是个人借此被持续地再创造的过程。”^②她显然没有强调客体主体化这一方面,由此对象化只能被看作片面的存在。再远一些,我们似乎也可以用对象化范畴来解读拉康的思想:小他者(通过他人获致的自我形象)和大他者(语言符号的能指链及其所建构的世界图景)都是主体的对

① 前文说对象化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这里又说它只是一个看问题的方式,岂不矛盾?其实,只要理解了现象学,就会发现上述对立乃是一个假问题。

② 赫勒:《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52页。

象化存在。可是在这里,对象成了对主体的彻底否定,主体被掏空成了彻底的“无”。如果任由意义漂移,笔者所使用的对象化概念就会失去意义;这不是说不允许意义漂移,而是指在同一语境下的使用还是应当服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然而,如果采用这样两个标准——既符合笔者所指认的“对象化”内涵,又明确以“对象化”为基本范畴而展开对人类的解释——笔者发现这类研究似乎很少(也许是笔者自己孤陋寡闻)。少数学者,如马尔库塞等人,在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中重新强调或解释了“对象化”的意义,^①但这从根本上说并未超出马克思的研究水平。或许,用一个概念来框定人的整体存在的做法早已被视为旧形而上学的残余,早已不被现代哲学家们青睐了。可是,当后现代主义飓风扫过大地,人们开始放眼寻找自己还剩下些什么时,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难道不应该实现一次更好的和解吗?具体地说,人生存中的各种矛盾难道能孤立地、分别地解决吗?既然不能,我们难道不应当重建对人之总体性存在的概念反思吗?

对于相对具体实在的生存矛盾,学界的重视自然多得多。需要稍做界定的是,对生存矛盾的研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要反对社会和谐的神话,揭示人生存中的不和谐、冲突和自我否定,其二是要坚持辩证法而超越实证主义,把对立统一的诸方面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把诸方面的对立统一视为整体的自我否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突出矛盾的存在论意义而不至于把矛盾降格为实践操作中的技术性问题。符合这两个条件的研究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以现象学为基本方法,从人的生存体验的角度揭示生存矛盾,二是从人与社会或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着眼对人的生存困境进行揭露和批判,三是从行动者,尤其是个体行动者出发,考察社会实践如何导致了自我否定,四是介于第二、第三类之间,重在考察个体实践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解释矛盾发生的原因。

第一种类型主要是存在主义。在它看来,人的本质是其意识能

①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